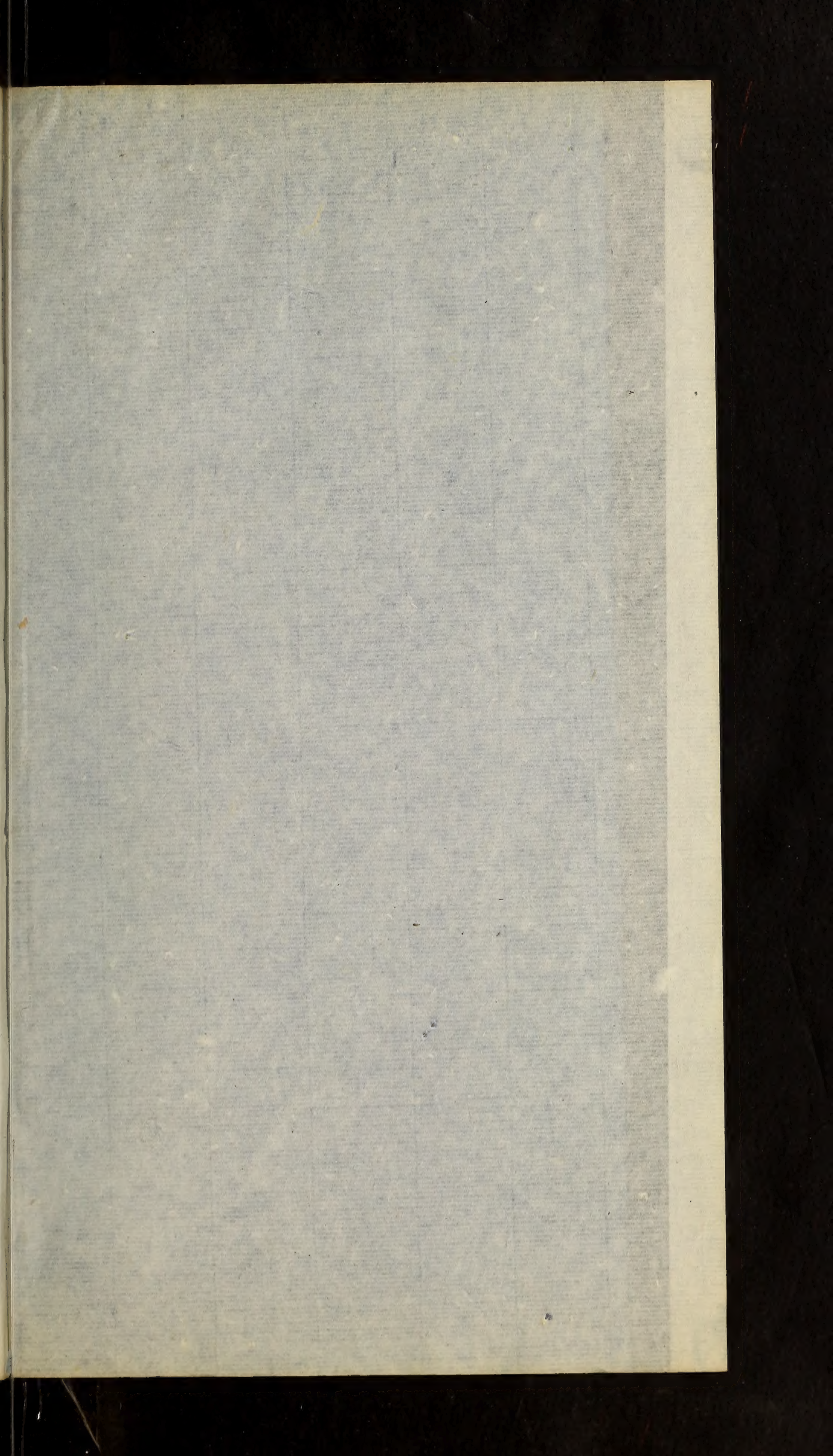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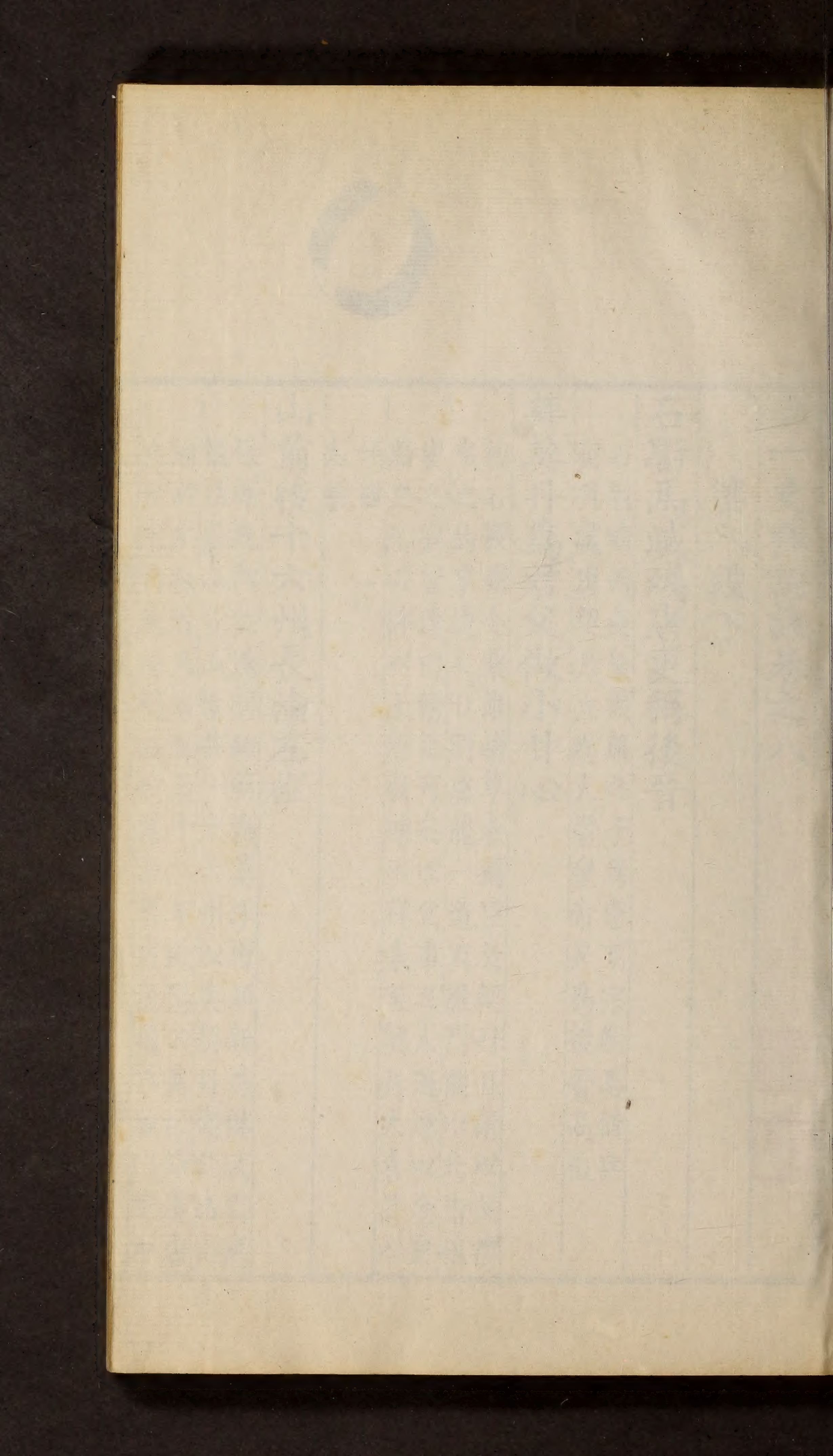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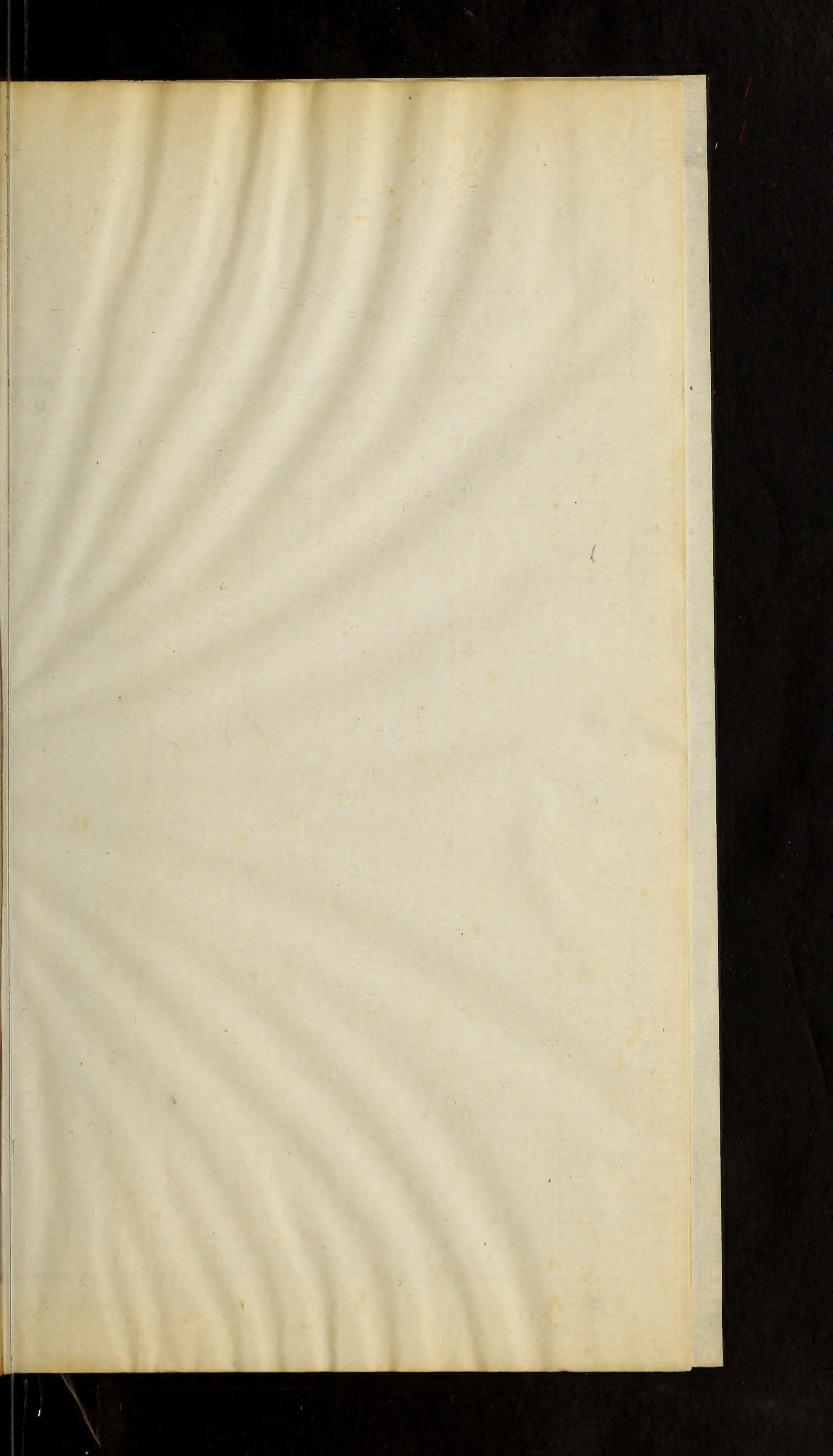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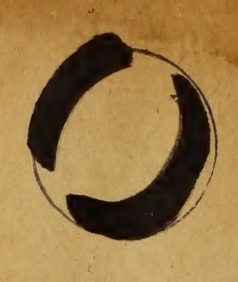








第八段下

石駙馬滅殘唐更稱後晉

石敬瑭西夷臬捩雞之子爲唐明宗駙馬借兵契丹滅唐契丹立爲大晉皇帝是爲後晉高祖

拜契丹爲君父做小甘心

初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智遠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不必許以土地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許以傾國赴援

山前後十六州長淪左衽

敬瑭既即位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山前山後共一十六州以與契丹從此諸州淪於左衽者凡四百三十二年歐陽公塞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

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毎匈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而待外寇晉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爲耶律之壽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矣　幽今順天府薊屬順天府瀛今河間府莫故城在河間府任邱縣北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嬀今延慶府儒一統志云永樂中改爲隆慶州直隸京師武一統志云禹貢冀州之域今置萬全都指揮使隸京師雲即雲中今大同府寰今馬邑縣應朔蔚三州俱屬大同府

兒皇帝被呼喚羞辱難聽

敬瑭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尊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朝野咸以爲恥敬瑭事之曾無倦意後契丹主屢止敬瑭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爲招納吐谷渾番王責怪

一場憂一場氣染病亡身

敬瑭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率部落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敬瑭遜之使還故土吐谷渾由是附於重榮重榮執契丹使拽剌表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兵擊契丹敬瑭患之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疏曰陛下免晉陽之亂而有天下契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敬瑭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乃憂重榮跋扈以劉智遠爲北京留守智遠以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重榮歸朝廷承福遂帥衆歸智遠智遠徙之内地處之太原嵐石之地表領大同節度使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責讓敬瑭憂悒成疾遂崩

將幼子託非人老奸馮道

馮道時守司徒兼侍中敬瑭寢疾道獨侍敬瑭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道少爲劉守光叅軍後爲河東判官事唐莊宗爲翰林學士相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封魯國公出帝朝封燕國公契丹滅晉事德光爲太傅入漢爲太師入周爲太師中書令贈瀛王歷事四姓十二君滑稽多

智浮沉取容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自著長樂老敘數百言述已所歷階勳官爵以爲榮司馬公曰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者也胡氏曰馮道可不謂之老奸宿猾乎

立齊王爲國主又是昏君

敬瑭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立敬瑭兄敬儒之子齊王重貴嗣位是爲晉出帝重貴寵任延廣擅挑強敵且廣置宮室厚賞伶優括民財穀虐政頻仍卒爲契丹所據

妻叔母戲梓宮自稱新壻

醉醺醺涎鄧鄧敗壞人倫

初敬瑭愛少弟重口養以爲子娶馮濛女爲其婦重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時敬瑭梓宮在殯重貴納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重貴亦笑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遂立爲后後契丹入寇暴重貴之惡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

景延廣橫磨劒突冲番國

翁怒來天奪鑒倖捷陽城

重貴初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且執契丹使喬榮囚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之榮辭歸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耳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也契丹主大怒遂入寇後晉遣招討使杜威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攻契丹泰州降之契丹主擁衆南向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契丹四合圍之數重絕糧運汲道是日東北風大起契丹順風縱火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此風天助我也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引精騎擊之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橫衝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契丹主獲一槖駝乘之而走後契丹兵入大梁

延廣見契丹主於封邱契丹主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乃鎖之延廣自殺顧充曰陽城一捷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泰州今保定府白溝河名在真定府高邑縣南封邱縣名屬開封府

定關南平塞北誇張大話

晉遣杜威等將兵伐契丹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　瀛莫幽燕註見前關南謂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皆曰關南

胡兵入將帥叛運盡神昏

晉初議北征以杜威爲元帥李守貞副之趙瑩知其有異志曰杜公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豈可復假以兵權不若止任守貞不從威屢請益兵由是禁兵皆在麾下宿衛一空及契丹大舉入寇以兵環晉營威守貞朱彥筠等皆叛降契丹威引契丹主至恒州順國節度使王周亦降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以威爲太傅守貞爲司徒所過州縣威皆諭降之重貴名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

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
及妻馮氏面縛待罪

張彥澤兩頭蛇爭先奪國

初契丹入寇趣恒州馬軍都排陣使張彥澤等在恒州引兵會杜威言契丹可破之狀重威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潜遣腹心詣契丹約降契丹引兵南威將降兵以從遣彥澤將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自封邱門斬關而入重貴於宮中起火自携劒驅後宮赴火俄而彥澤傳契丹書慰撫之重貴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使召彥澤微笑不應遷重貴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重貴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乃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之內外不通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爲之一空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　恒州今眞定府封邱門汴京城門名也

孫勿憂有噉所委骨窮塵

契丹主賜重貴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封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而後晉亡顧氏曰生也負

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　黄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在契丹臨潢府東南

劉智遠晉節度徘徊視亂

劉智遠其先沙陀人在晉為河東節度使封北平王晉主重貴忌之以為北面行營都統智遠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晉主與契丹結怨智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智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晉主嘗再命智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及契丹入汴智遠分守四境遣王峻奉表稱臣契丹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智遠姓名之上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智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峻言契丹貪殘不能久有中國勸智遠進取智遠曰契丹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得財貨必將北去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幸遼君胡馬退趂勢稱尊

契丹既入大梁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將晉主北遷劉智遠聲言出師迎歸晉陽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宜先正位然後出師智遠遂稱帝於晉陽後契丹北還智遠入大梁諸鎮皆降乃改國號曰漢更名暠是

爲後漢
高祖

史弘肇軍令嚴安行入汴

侍衛指揮使史弘肇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所向必克智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者皆弘肇之力也

殺許王李從益聞者酸心

唐明宗子許王李從益年尚幼石敬瑭即位李后係明宗女養從益於宮中奉明宗王淑妃如事母封從益爲郇公奉唐妃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於洛至是契丹北還其將蕭翰爲宣武節度使聞智遠擁兵而南欲北歸乃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爲帝於大梁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奉表稱臣迎智遠仍出居私第智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殺從益及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郇縣名今省入

猗氏縣故址在平陽府西南鄭州屬
開封府明宗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稱天福於晉亡何煩憶念

天福晉高祖年號智遠曰余未忍忘晉又惡重貴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原赦了杜重威怎服羣情

初重威將兵禦契丹日置酒作樂罕議軍事指揮使王清與契丹戰威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清與士衆力戰盡死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爲帝威喜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陣於外親諭之降命釋甲皆慟哭聲震原野威更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姦邪已聞者切齒契丹遣延壽衣赭袍至晉營亦以赭袍衣威其寔皆戲之耳及契丹北還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智遠徙爲歸德節度使威拒命智遠以高行周爲招討使討之威出降智遠赦之以爲太傅每出入路人皆擲瓦礫詬之　重威即杜威因避齊王重貴諱故改名

子承祐嗣其傳謂之隱帝

智遠殂子周王承祐嗣位是爲後漢隱帝

毛錐文鎗劒武忿族強臣

時契丹入寇議以郭威爲鄴都留守督諸將備之侍衛指揮使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而怨平章蘇逢吉異議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平章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有隙如水火矣承祐自即位以來邠總機政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章掌財賦以是國家麄安後左右嬖倖浸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承祐亦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當禁聲有臣等在承祐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承祐遂謀誅邠等入白李太后太后不可承祐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時弘肇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殺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殺之又遣供奉官孟業賫密詔詣鄴令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旋族威家嬰兒無免者

郭雀兒舉兵來支撐不住

郭威微時刺其項上爲飛雀人皆稱爲郭雀兒至是威得詔乃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郊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崇威等勸威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乃留其養子榮鎮鄴自率兵還朝承祐聞威至河上悔恨私謂竇貞曰屬者亦太草草

遺慕容彥超拒之彥超敗奔兖州

孤另另一騎馬死在荒村

初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及彥超敗承祐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塞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權知開封府劉銖在門上射承祐左右承祐回轡西北獨行至趙村追兵已至承祐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

瓚按承祐之死五代史云郭允明反殺帝於趙村通鑑云入民家爲亂兵所殺劉恕云郭威兵弑帝諱之因允明自殺乃歸罪耳三說不同並附於此以俟讀史者尚論焉

李太后自臨朝纔方一月

李太后高祖后也郭威請立嗣君乃議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贇未至太后臨朝甫一月而威篡位　武寧軍名今徐州屬江南

契丹家軍馬動准備征行

契丹入寇屠内邱陷饒陽太后命郭威將兵擊之　内邱縣名屬順德府饒陽縣名屬眞定府

衆將卒裂黃旗高呼萬歲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　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漢家邦改換作郭氏朝廷

威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太后誥以侍中監國旋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郭威遂稱帝而漢亡

周郭威反澶州花項天子

郭威邢州饒山人漢遣威將兵擊契丹至澶州自立以巳爲周號叔之後國號周初迎立贇其發河東節

度使劉崇遣使至京師威見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項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

殺劉贇攻北漢畢露謀心

劉贇劉崇之子崇漢高祖智遠之弟初迎贇於徐州及威自立贇始至宋州王峻等遣郭崇威將兵拒之崇威遷贇於外館以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威尋弒之先是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至是聞威弒贇於宋州乃即位於晉陽是爲北漢崇乞師契丹會兵攻周晉州威遣王峻追擊敗之

湘陰縣名屬長沙府

即位後却貢獻頗多善政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顧充曰郭威即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之寶器可謂節儉之主矣

釋唐俘通鄰羅志恤民生

周主獲唐將燕敬權釋之仍遣歸唐濱淮州鎮言唐淮南飢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

無得
禁止

謁孔廟致尊崇右文尤异

周主如曲阜謁孔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勿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曲阜縣屬兖州府孔廟在曲阜縣西八里曾城内即闕里故宅孔子墓亦在縣西八里世呼爲孔林

稱太祖之嗣子繼養柴榮

柴氏子周世宗因親繼統

郭威爲後周太祖威無嗣以妻兄柴守禮子榮養爲己子封晉王威殂榮嗣位是爲後周世宗

諒陰中自出將立斬樊能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世宗欲自將禦之羣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朕不可不往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林自發大梁與北漢戰於高平之南

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身先士卒馳犯其鋒軍士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世宗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高平縣名屬山西澤州

紀綱正賞罰行三軍喜悅

高平之捷三軍咸服其英武世宗號令嚴明信賞必罰人莫敢犯故破敵廣地所向無前

用文臣任武將各盡其能

史稱世宗文武叅用各盡其能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捷錄曰世宗相王溥任王朴竇儼修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將匡□命李重進韓通敗漢兵平江北復三關而武功烈烈王溥字齊物祁縣人爵祁國公謚文獻竇儼字望之漁陽人王朴字文伯東平人

禁僧尼寬賦稅重農務本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
之命又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獲紡績
之畢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
間便之尤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
遣使分行諸州
均田而租稅

躬聽訟録囚徒修政明刑

世宗親録囚於内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
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得其實人以爲
神由是諸長吏
無不親察獄訟

江北地盡收羅鄰邦入貢

世宗屢自將伐唐唐主屢敗遣司空孫晟等請去帝
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
地已半爲周有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後世宗復自
將攻之所向皆克唐主乃遣侍郎陳覺表請獻廬舒
蘄黄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世宗曰朕本興
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内附朕復何求賜唐主
書慰納之於是江北悉平唐由是歲輸貢物數十萬
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世宗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南漢亦遣使入貢 濠今臨淮縣壽泗二州名俱屬
鳳陽府楚州名今淮安府海州屬淮安府光州屬汝
寧府舒今安慶府廬州俱屬
江南蘄黃二州名屬湖廣

安邊策宏采納遠近歸心

世宗謂宰相曰吳蜀幽并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開
邊策各一篇朕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
失吳蜀幽并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
莫若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
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
阜其民俟才集事治用充民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
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
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
則擾東南人懦怯聞少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
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北
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
易取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
東必死之寇必當以強兵制之宜且以為後圖
使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納之

剛七載棄群臣宮中晏駕

世宗以北鄙未復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三州以瓦
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在
位七年而殂登遐之日遠邇哀慕　瀛州今河間府
莫州今省入任邱縣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易州屬
保定府雄州今改縣屬
河間府霸州屬順天府

漢唐來稱獨步有道明君

世宗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爲五代十三
君中之令主按五代之君世宗爲首唐明宗次之周
太祖又次之其餘
諸君無足數矣

符皇后抱孤兒遭時不幸

符皇后世宗后也世宗崩子梁
王宗訓立是爲恭帝時年七歲

被陳橋兵變起另換乾坤

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
檢趙匡□帥兵禦之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
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
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

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黎明將士逼匡□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驚起披衣未及對黄袍已加身矣衆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遂奉匡□入宮即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而後周遂亡　鎮今真定府定即真定府定州陳橋驛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

五代史八姓君忽忽日月

朝屬梁暮屬晉草草君臣

五代史宋歐陽修所撰梁一姓唐三姓晉一姓漢一姓周二姓五代共五十三年嚴氏總論曰五代得國有四君而三姓者有三君而二姓者其傳世之久後梁十有七載其次者後唐十有四載後周十有二載後晉十有一載至其蹙者四載而失矣歷數若逆旅系代加隙駒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　塞會哉

當此際亂離中稱王據土

五代之時中閩僭號
割據者凡十一國

顯神通誇智勇更有能人

閩國主王審知因兄起事

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光啟中福建觀察使陳巖表審知兄潮爲泉州刺史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爲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潮卒舍其子而命弟審知知軍府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聞於朝後爲閩太祖光州固始縣俱屬汝寧府泉州府屬福建

奉唐朝封節度北面朱温

唐以閩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及朱温篡唐審知降梁梁封爲閩王

乘白馬號三郎合軍推重

審知常乘白馬軍中號爲白馬三郎

甘棠港風雷助黃崎波平

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夵福州海口黃崎岈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之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雨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據福建統漳泉稱王僭號

審知據福州統有漳泉五州之地僭稱閩王

老將來子延翰繼統爲君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延翰嗣位自稱大閩國王

蔑昆仲棄良言遭逄義弟

斬其身奪其位與弟延鈞

延翰蔑棄兄弟出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

不遜亦有隙二人遂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樣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於門外延鈞至延稟自以養子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建州今建寧府

收父妾任妖巫縱妻淫佚

九龍殿稱皇帝貯一歸郎

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改元龍啟稱皇帝更名鏻鏻好鬼神任妖巫徐彥林使視鬼於宮中多信巫爲殺戮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陋而淫鏻嬖之立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瓊按楚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此應爲九龍帳殿字應悞

臨死病見鬼昏繼鵬謀亂

李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鏻后族陳巨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與繼鵬皆恨之時鏻已病初建州刺史延禀攻鏻鏻擊殺之至是享軍士於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禀倣以鏻病已甚遂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出與繼鵬謀作亂

李皇城行弑逆血濺宮庭

李倣與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宮鏻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亂兵刺殺之并殺陳后及歸守明陳巨勝等

繼鵬立改名昶擒誅賊倣

繼鵬鏻之長子即位更名昶李倣既弑鏻而立昶專制國政陰養死士昶患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謀俟倣入朝執誅之詔暴其弑君之罪

三清臺鑄金像剪滅宗親

昶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陳守元為天師妖人林興以巫覡幸事無大小興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

宗元教曇起三清臺以黃金數千觔鑄寶皇老君像晝夜焚香作樂禱祀適虹見其宮中興託鬼神語云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其叔父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　三清謂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君天尊太清老君天尊

慣聚麀立春鷰南宮避火

璘婢李春鷰曻先烝之因陳后以求於鏻鏻與之至是立以爲后　南宮避火註見後

空名牒賣官爵信用私人

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遣竪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鬻官爵於外初閩以梁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鏻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衞都獨信用之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又數侮拱宸都將朱文進控鶴都將連重遇二人由是亦怨

叔父曦行戰討死於野次

審知少子延曦曻叔父也曻幽於私第會術者言宮中當有災曻徙南宮避災而宮中果火曻疑連重遇

知縱火之謀因語内學士陳郯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乃帥二都兵迎延曦縱火焚南宮昶與春鷰出北關宿於野次延曦使兄子繼業率兵追昶及之繼業醉昶而縊之及其妻子皆死延曦乃自立爲閩國王更名

曦

曦既簒讐諫諍酒色昏沉

曦既簒位驕淫苛虐忌誅宗族諫議大夫黄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發狂矣貶漳州司户校書郎陳光逸疏過惡五十餘事曦殺之曦嘗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嘗宴侍臣皆以醉去獨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少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别腸不必長大曦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賢妃尚氏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

欲宥則宥之

李仁遇以色升外甥作相

曦外甥李仁遇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以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酗悍妻希立子挑鬬群臣
朱文進六七人乘其空便
一張弓就馬上拉殺強魂

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與連重遇既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姻以自固曦疑之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大懼曦后李氏悍而酗酒妬尚賢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甚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眞有疾曦往問之文進等使馬步使錢達拉曦於馬上而弒之並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

自披起袞龍袍稱孤道寡

重遇等既弒曦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王

吳成義函其首送與新君
新君者王延政儼明阻亂

延政審知子曦之弟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初曦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而自立延政遣吳成義進攻福州會南唐遣兵攻建州成義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懼南郎承旨林仁翰帥其徒三千人斬連重遇以其首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遂斬文進迎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福州既平閩之故臣請延政歸福州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從都乃改國號曰閩以從子繼昌鎮福州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會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仁達遂與浦城人陳繼珣等殺繼昌並成義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素爲衆所重相與迎立以爲帝

按儼明一書作巖明雪峯寺在福州城西一百餘里雪峯山内

李仁達攜所據獻與金陵

南唐主受其降封官賜職

延政遣兵攻福州儼明無他方畧但於殿上噀水撒

[illegible]
陵奉表降唐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唐兵攻
建州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延
政出降至金陵唐以爲羽林大將軍

六十年彈指過水上浮萍

按自唐光啓二年王潮爲泉州刺史至南唐保大四年而滅爲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唐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

淮南地有吳王楊行密氏

昭宗時廬州起戰討稱能

楊行愍廬州合淝人唐僖宗時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據廬州中和三年淮南節度使高駢表知廬州事改名行密因命爲廬州刺史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殺駢行密攻克之彥遁行密自稱淮南留後既而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行密復奔廬州昭宗景福元年行密擊斬孫儒復歸揚州昭宗以爲淮南節度使遂盡有江淮之地後昭宗奔鳳翔令行密討朱全忠立功以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合淝

縣屬廬州府
淮南今揚州

滅孫儒敗全忠黒雲精甲

孫儒初據揚州而不能守乃焚其城驅衆渡江以攻行密行密大懼其將劉威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從之乃使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大敗行密將田頵擒斬之朱全忠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瑾壅淮上流欲灌之乃以兵引度趣戰師古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遂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乘勝追擊殺溺殆盡全忠亦奔還由是行密保據江淮全忠不能復爭初行密以孫儒降兵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以皂衣蒙甲號黒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　安吉州名屬湖州府清口清河口也在淮安城西五十里安豐縣名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宿州屬鳳陽府

戮蔡儔不毀墓尤見寬仁

行密寛仁雅信能得士心廬州刺史蔡儔叛發行密

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二十載忠武王承唐節制

初唐昭宗遣金吾將軍李儼至揚州封行密爲吳王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及卒謚忠武行密於僖宗光啓三年夏四月攻揚州冬十月克之自稱淮南留後至天祐二年乙丑卒凡二十年

統軍州二十八延攬英雄

行密據廬州等處凡二十八郡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故能招致英雄第舍姬妾每選其尤者以賜將士人咸樂爲盡力

納朱瑾任田頵一班猛悍

兗州朱瑾善槊爲梁所攻敗奔行密初行密之兵皆江淮人最爲輕弱及得瑾勁騎而兵益振田頵從行密起微賤屢立戰功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悍難制

有機權能駕御操慮危深

行密寛簡而有智畧善駕御將士以田頵等猛悍欲除之頵遂叛與行密妻弟朱延壽通謀行密陽爲目疾每行故觸柱而仆乃召延壽欲託以子延壽至刺殺之遂擊斬頵

長子渥號威王無才寡德

渥行密長子素無令聞軍府輕之行密卒指揮使徐温張顥立渥爲淮南節度使弘農郡王是爲吳威王

按五代史

渥謚曰景

十國獨終見弑張顥徐温

渥居喪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張顥徐温泣諫渥怒顥温遂作亂帥牙兵露刃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執渥所親信者盡殺之由是温等專制軍政渥不平謀誅之二人遂遣盜入寢中弑渥

弟隆演號宣王改元武義

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乃太夫人史
氏教也言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
楊氏辭旨明切顥以其義正不敢奪乃奉渥弟隆演
稱留後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屢請隆演稱帝不許
乃即吳國王位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唐
天祐十六年爲武
義元年後謚曰宣

葫蘆提十六載委政群臣

隆演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建國稱制俱非其
意常怏怏酗飲鮮食遂成疾而卒在位十六載

讓皇溥蒙大號受拘徐氏

溥行密第四子封丹陽公隆演卒徐温迎立之後稱
帝温卒養子徐知誥封齊王專執朝政溥備位而已
後知誥簒位
奉溥爲讓皇

把江山抱送去古潤潛身

時知誥都金陵溥下詔禪位於齊吳太尉李德誠等
詣金陵勸進知誥遂即位溥請徙居知誥改潤州牙

城爲丹陽宮以居之
潤州今鎮江府

四代主走風雲三十六載

吳自行密至溥凡四代自行密天復元年稱王
至晉天福二年爲知誥所簒凡三十六年而亡

合家門被囚禁結果刀兵

溥卒知誥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
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至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子孫李景聞之遣人盡滅其族
楊氏遂絕 海陵今省入揚州府泰州

南唐主李家郎大唐枝葉

吳徐温養爲子累立功勳

知誥徐州人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恪生超超生
志志生榮榮生誥年八歲楊行密拔濠州掠得之養
以爲子行密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温曰此兒志狀頗
昪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温即令其改徐爲
姓名曰知誥及長爲吳樓船軍使以有功拜昇州刺
故時温鎮潤州[illegible]欲爲錢鏐所襲知誥以州兵度江

國號唐是爲南唐烈祖　昇州今江寧府

弟兄問幾遭兒刀鋒幸免

誥初事温甚謹温嘗罵其諸子皆不如誥誥弟兄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惟季弟知諫以兄事之知訓秉政召兄弟飲欲害誥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誥以手爪掐之誥悟走免後自潤州入覲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知諫躡誥足乃遁去知訓以劒授彥能使追殺之彥能給以追之不及始免

延賓亭招賢士大度多能

誥初秉政時寬仁勤儉接禮儒者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又寬刑法推恩信以收人心故吳人咸附之

封齊王據金陵承温舊業

初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爲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後封東海王及温卒誥爲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後自爲大元帥封齊王復營宮城於金陵

白鬚髯照鏡歎禪代興心

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溥無失德恐衆心不悦一旦臨鏡鑷白鬚顧其吏周宗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請如江都以傳禪諷吳主後誥以吳太尉李德誠中書令李本位尊望重密使之帥衆推戴德誠等遂表誥功德請行冊命乃詣金陵勸進誥遂受禪

不乘災與錢氏息兵通好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錢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誥乘敝取之誥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統南州三十五復姓稱尊

誥統金陵凡三十五州徐氏諸子皆請誥復姓誥以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昪自言唐氏子孫立唐宗廟祖考皆追尊焉

宋齊邱青陽公始終謀主

石香爐對畫字商略何深

最爲有功昪嘗引齊邱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
屏障獨置一大石香爐以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
所謀人皆莫知後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
公　洪州今江西南昌府九華山在青陽縣南舊名
九子山唐李白陋其名以山九峯如蓮華乃更是名
青陽縣屬池州齊邱字子嵩萬載人李白字太白蜀
人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名賀知章見其文曰謫
仙人也唐元宗
詔供奉翰林

黜宋氏枕席言驪姬息譖

定儲嗣只片語尤見知人

昪欲以長子璟爲嗣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
數日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逷可爲嗣昪
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瓉按宋氏昪后也昪並無黜宋氏事
且以驪姬借喻則宋氏或應作种氏

年將老餌金丹時加暴怒

昪壽五十六以方士獻金丹餌之
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

王栖霞諫不盡飽喜飢嗔

昪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
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

疽發背壽云終廟稱烈祖

昪疽發背疾亟子璟入侍昪曰吾餌金石始
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遂殂廟號烈祖

子李景副都統嗣位相承

初昪鎮金陵以子景通爲吳司徒昪將篡吳召景通
歸金陵爲副都統昪即位封爲齊王昪卒景通嗣位
改名璟周世宗時璟稱藩於周避
周廟諱又更名景是爲唐元宗

性寬仁任亞豫優柔寡斷

景性寬柔寡斷以馮延巳爲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

統朝綱失主宰五鬼縱横

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名見者皆不得入

打熬過晉漢周三十九載

唐自晉天福二年昪稱尊至開慶八年
末主煜降宋歷晉漢周凡三十九年

末主煜貶制度納貢金陵

煜景第六子其五子皆早卒景卒煜嗣位遣侍郎馮
延魯納貢於宋下令貶損制度止稱國主改唐曰江
南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
爲左右内史諸王皆爲國公

好聲色喜浮屠諫臣獄死

煜性驕侈好聲色喜浮屠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煜
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
太祖聞其惑選少年有口辨者南渡論性命之説煜
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内
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
煜收下獄佑自縊死

徐鉉舌攩不住宋將曹彬

宋太祖屢遣使召煜入朝煜稱疾不行乃命曹彬伐之煜遣其臣徐鉉之宋乞緩師鉉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宋太祖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奈何見伐反覆辨論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無以對彬至江陵遣使招煜降煜不聽彬攻克之煜出降宋封煜爲違命侯　徐鉉字鼎臣官散騎常侍所著有徐常侍集三十卷

吳越國主錢鏐杭州創業

錢鏐臨安人唐光啟中鏐爲杭州刺史天復中封越王天祐中又封吳王朱溫篡唐封鏐吳越王　臨安縣名屬杭州府
錢鏐字貞美

討董昌封節度鎮海功臣

唐改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使昌求爲越王未許昌不悅遂僭號於越州唐昭宗俾鏐討之鏐遣其將顧全武進兵越州攻克其外郭昌尤據牙城拒之鏐紿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出降全武斬之朝廷乃改

顧全武結淮南削平徐許

初孫儒爲楊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衆以治溝洫衆有怨言謀殺鏐不果鏐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踰城而入杜建徽亦自新城入援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亂王甞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行密且以子傳璙爲質綰等果召頵頵引兵赴之急攻杭州全武至廣陵說行密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使人召頵頵乃與徐許俱歸宣州

衣錦軍五代唐所置今併入臨安縣

司馬福救姑蘇水底潛身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攻圍蘇州鏐遣指揮使錢鏐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以斷潛行者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善水行欲潛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淮人以爲神因内外夾攻大破之本夜遁

受王封統軍州一十三郡

梁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受之據兩浙統十三郡

三節還終壽考衣錦馳名

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後升營爲衣錦城石鏡山曰衣錦山嘗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又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兮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壽八十一卒謚曰武肅　石鏡山在臨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明如鏡

錢元瓘守成規臨安大火

鏐卒子傳瓘立更名元瓘凡事盡守成規上下輯睦適臨安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驚懼病狂

十年終傳幼子致務公勤

幼躬勤政務發摘奸伏人不敢欺

忠獻王年十三威權獨攬

弘佐後謚忠獻即位時年十三諸將皆少弘佐弘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弘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内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　明州今寧波府睦州今嚴州府

敗李景取福州七載而薨

初閩李仁達據福州叛立僧卓儼明為帝已而殺儼明而自立閩主王延政發兵討之仁達遂附於唐主李景旋復叛景景遣兵攻之仁達乞救於弘佐諸將皆不欲行弘佐曰吾爲天下元帥而不能舉兵卿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耳乃遣統軍張筠等救之不克復遣余安將水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簀不得施唐將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福州自降矣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遁余安遂取福州而還弘佐在位七年卒

弟弘倧碧波亭厚其軍賞

弘倧弘佐之弟初即位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因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弘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

胡進思題畫懼廢立生心

强扶持錢弘俶攻唐奉詔

畫工畫鍾馗擊鬼圖弘倧題詩圖上進思見之以詩意將殺已遂帥衛兵入廢弘倧囚於義和院矯稱王命云猝得風疾傳位與弟弘俶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進思許之弘俶立以視事周世宗伐唐弘俶遣使入貢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弘俶遂遣丞相吳程攻唐常州

俗奢淫瘵貢獻重斂於民

浙俗喜淫侈俗生工巧自錢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縠必家至而日取之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至周世宗時弘

可勝數

論始末自唐朝周旋五代
八十年歸大宋忠孝賢人

唐乾符中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宋太宗太平
興國三年凡八十四年弘俶以地歸宋宋封爲淮海
王而國始除丁南湖曰錢氏三世四主與五代相終
始竟能不失臣節及宋受命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
其奕世忠孝蘇子表忠碑論之悉矣蘇軾知杭州傷
錢氏墳廟不治請以妙因院賜名表忠觀軾爲立碑
銘曰天胙忠孝世有爵
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湖南主楚王殷扶風馬氏

馬殷許州鄢陵人自謂扶風馬援之裔唐昭宗時爲
潭州刺史後梁朱温封殷爲楚王據湖南地二十三
郡　鄢陵縣名屬開
封府潭州今長沙府

始殘唐終五代父子相承

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父子二世六
主歷梁唐晉漢周至周廣順元年而亡

武穆王勇而謀寛慈樂善

殷後謚曰武穆英勇有謀尤寛
仁恤下待士以禮人爭附之

獲吳人仍遣去頗著仁聲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殷
遣許德勲禦之德勲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
二百屯楊林浦絶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勲
命虞侯詹信以輕舟出吳軍後德勲以大軍當其前
夾擊之擄璘及彥章以歸吳求和於楚請璘
與彥章殷遣歸之　雄武軍今漢中府利州

多内寵欠規繩無分嫡庶
衆駒兒爭阜棧會有紛紜

殷多内寵嫡庶無別而次子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尤寵之嫡子希振以無寵棄官爲道士餘子十餘人
皆驕奢滋甚初苗璘等歸吳許德勲餞之謂曰楚國

馬脚下謂之馬床喻馬殷諸子必自相爭也

子希聲害謀臣黃霾四塞

殷以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初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强隣國疾之荆南高季昌嘗使諜者間郁於殷殷不聽及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其兵柄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族郁而殷不之知是日大霧四塞殷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今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白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明年殷卒希聲立

葬親爺飽噉雞貽笑蒸豚

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及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臛數盤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何代無賢　阮籍字嗣宗

希範繼封楚王天策上將

初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希聲卒弟希範嗣位襲封楚王晉高祖加天策上將軍希範爲作天策府

平南蠻立銅柱自許英能

溪州刺史彭士然引羣蠻寇辰澧希範遣劉勍等討平之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觔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土六尺命學士李皐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溪州今陞爲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隷湖廣都司辰州府名澧州屬岳州府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會春園極奢豪踈賢拒諫

楚地多産金銀茶利尤厚希範遂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乃作會春園嘉宴堂九龍殿皆飾以金寶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天策賢士拓拔恒上書諫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諫辭以晝寢恒謂人曰王逞欲而愎諫吾

假慈悲殺其弟就裏無仁

希範弟希杲為靜江節度使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會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卒殺之　靜江軍名今廣西桂林府蒙州今省入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南桂州即今桂林府朗州今常德府

馬希廣既承家何曾展志

朗州兄仍下手鈍漢遭刑

希範卒同母弟希廣嗣位兄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命廢長立少希萼來奔喪彥瑫等白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乃遣還朗州希萼遂起兵趣長沙希廣曰朗州吾兄也當以國讓之彥瑫不可乃以王贇進擊之破其兵追希萼將及希廣遣使

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還希萼歸乃誘辰溆州及梅山蠻共攻潭州又遣使稱藩於唐王景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之希廣遣彥瑫徑趣朗州為希萼所敗希萼遂進攻潭州或告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何忍自害其弟不聽乃遣希崇許可瓊等拒之希萼閒遣使以厚利啖可瓊可瓊舉軍降長沙遂陷希廣被擒希萼曰此鈍漢也豈能為惡為左右所惑耳顧左右曰吾欲活之何如皆不對遂縊殺之 溆州今辰州溆浦縣

馬希萼剪連枝荒淫無道

希萼既弒希廣自稱楚王得志恣縱荒淫無道政事悉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

端陽門縱惡馬壯士撾隨

彭師暠結徐威反戈修怨

被群臣幽囚在衡嶽山林

希崇與楚舊將徐威孟俊等謀作亂希萼置酒宴將

萼因之迎立希崇乃幽希萼於衡山初希萼入長沙
杖彭師暠背黜爲民希崇以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
於衡山師暠曰欲使我爲弑君之人乎與衡山指揮
使廖偃等共立希萼爲衡山王遣使
降唐主景　衡山縣名屬衡州府

策立起馬希崇降唐受制

希崇既立縱酒荒淫徐威等知必無成欲殺希崇希
崇大懼密表請兵於唐唐遣邊鎬將兵趣長沙希崇
請降希萼望唐立已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
鎬爲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唐以希萼鎮洪
州希崇鎮舒州

五十年又六載水迹潮痕

楚立五代共五
十六年而亡

荊南主高季興梁朝養子

高季興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
名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

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梁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遂姓朱爲制勝軍使後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至後唐同光三年封南平王據荊南三州　南平今岳州府安鄉縣

鎮江陵善招輯渤海封膺

梁初以季興爲荊南節度使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輯撫綏人士歸之梁末帝封季興爲渤海王

梁滅後入朝唐幾於虎口

唐莊宗滅梁季興欲入朝其臣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保况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欲留之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季興身自入朝若羈留不遣沮四海之心乃遺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

既降唐留至生又依吳臣

季興既降唐及唐破蜀以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季興聞莊宗之變乃悉邀留蜀物殺使者韓珙等唐主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以招討劉訓攻之不克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荊歸峽三州臣於吳　夔今夔州府忠州屬重慶府萬今夔州府萬縣荊今荊州府歸今歸州峽今彝陵州俱屬荊州府

父傳子一家兒心無定向

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殷爲之請命於唐從誨亦遣使奉表進贖銀三千兩明宗拜爲節度使渤海王

據江湖攔要路劫掠爲生

荊南地狹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

貪賞賜愛便宜自輕自賤
醜名兒高無賴到處稱臣

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與閩吳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盖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高從誨高保融傳之保勗

從誨卒第三子保融立保融卒從誨第十子保勗立

受淮南吳國主封號爲秦

高季興降吳淮南吳主溥封季興爲秦王

高繼冲結末梢投降趙宋

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初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請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討之以李處耘爲都監及行宋太祖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處耘至襄州諭以假道之意判官孫光

叔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是夕保寅宴
於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倍道前進繼冲聞宋師
奄至惶怖出迎因盡籍其境内州縣戶口奉表納之
後率其將吏宗族入朝
宋拜爲武寧軍節度使

五七年如一夢故紙虛名

季興自梁開平元年鎮荊南至
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前蜀主大唐朝利州王建

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
時爲西川節度使進爵蜀王　利州今保寧府

逐昭度殺令孜虎將馳名

建初爲宦者田令孜養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
同母弟也令孜以僖宗播越天下皆罪之懼無所容
乃自求爲西川監軍時建據閬州令孜謂敬瑄曰建
吾子也今名之可致麾下遣使名建建即帥精騎西
至鹿頭關西川叅謀李乂曰建虎也延之入室安肯
爲公下乎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急攻成

都不克乃䟽敬瑄之罪表請討之昭宗厥使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以建爲永平軍節度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等討之久之不克朝廷諭建等罷兵建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克成都建乃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相公宜早歸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不決建擒其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昭度大懼遽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急攻成都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敬瑄開城降建請朝廷殺之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

唐亡後檄討梁仍稱天復

梁朱温篡唐稱帝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唐昭宣帝天祐年號建稱昭宗天復年號餘俱禀梁正朔建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

併兩川稱帝號百戰辛勤

建旣據西川欲圖併東川遣王宗滌將兵攻之建自

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建急攻克之彥暉自殺於是并有兩川之地至朱温滅唐建遂稱帝 西川成都府曰西川潼川州曰東川梓州即潼川州

王宗衍出深宮立繇母寵

時太子元膺卒羣臣請立太子建第十一子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遂立之建卒宗衍立乃去宗名衍

任中官貪女色寵用妃嬪

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王承休景潤澄歐陽晃等承休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遂以承休爲節度使教坊使嚴旭皆強取民女納於宮中以韋妃有寵遂廢其后高氏 秦州屬鞏昌府

無厭足徧經遊毬場酒肆

不羞慚輕出入柳戶花門

衍遊縱無度嘗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人不知遍遊近郡名山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每好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繒山蜀主結繒為山為宮殿樓閣於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易以新者

蓮花冠道士妝雲霞畫服

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

危腦帽珠翠幌狎客酣淫

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禁之衍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唐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衍以韓昭潘在迎顧士珣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襍坐或為豔歌相倡和褻慢無所不至

宣華苑辭重暘嘉王薑戾

衍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諸殿清和迎仙宮降眞蓬萊丹霞亭嘗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殿酒酣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詆嘲之諠然而罷又作怡神亭爲諸狎客婦人酣飲之所每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嘉州名今嘉定州

李存勗大軍來哀號請罪殺臣僚獻首級奉表軍門

唐莊宗遣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時衍方幸秦州至緜谷而唐師入境衍始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等率兵拒唐宗弼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衍還至成都襍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於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於西宮繼岌至成都衍輿襯出降

兩輩兒氣昂昂二十五載

建衍父子自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國除凡二十五年

滿門親秦川驛做了冤魂

唐莊宗召衍入洛陽衍率其宗族臣僚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驛唐伶人景進曰王衍族黨不少恐其爲變不若除之乃遣宦者向延嗣齎敕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張居翰覆視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衍族滅而免者殆千餘人

後蜀主孟知祥西川節度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唐莊宗時爲北京留守唐遣郭崇韜伐蜀崇韜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蜀平遂以知祥爲節度使

唐莊宗親委任叛斬監軍

知祥馳至京師莊宗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以宴

監軍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illegible]賓已罷而唐樞密使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欲[illegible]省使李嚴爲監軍初莊宗使嚴聘於蜀主衍歸[illegible]伐衍蜀遂平至是知祥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有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嚴至成都知祥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斬之

殺董璋併東川稱王墨制

東川節度使董璋帥兵襲西川知祥遣趙廷隱張公鐸拒之知祥自將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公鐸陳於其後知祥登高冢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璋與數騎遁去知祥追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其將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即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知祥遂併有東川表請行墨制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唐明宗許之以爲蜀王　漢州屬成都府

赤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

明宗朝建國號僭號居尊

唐明宗崩閔帝立知祥遂僭號稱帝國號蜀改元明德按朝當作崩

子孟昶嗣其宗奢淫失政

知祥卒子昶嗣位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淫蜀政寖衰

寢房中穢汚器七寶裝成

昶寢房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後宋滅蜀宋太祖見溺器命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

伊審徵王昭遠貪邪用事

王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昶左右至是以昭遠知樞密院事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伊審徵知祥之甥少與昶親狎亦令知樞密院事貪侈回邪與昭遠相表裏

李太后良言勸不肯從親

昶母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昶曰先帝平二

寘於人上一日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

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其餘無足任者昶不從

宋朝將王全斌長驅席捲

昶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師攻宋遇爲邊吏所得宋太祖曰我伐蜀有名矣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與劉光乂等討之昶使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全斌至三泉擊昭遠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劒門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劒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被擒全斌等遂長驅直入所向無前　劒門關名在保寧府劒州北

高彥儔盡臣節死守焚身

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亦不許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自焚死

棄老將石頵言無能堅壁

曲躬身率子弟做了降臣

四十載錦官城三軍解甲

時蜀兵所在潰降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後舉族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封昶爲秦國公　錦官城在萬里橋因蜀有錦官故名猶合浦之珠官也又昶於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

不男兒貽笑與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費氏有才色入蜀宮后主昶嬖之及昶降夫人有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又一書云前蜀小徐妃號花蕊夫人即翊聖太妃嘗遊青城山題詩後被害於秦川驛後蜀花蕊夫人亦姓徐嘗效王建

北燕主劉仁恭窟頭起手

劉仁恭深州樂壽人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後以功爲幽州將戍蔚州蔚州戍兵作亂擁仁恭爲主攻幽州戰敗仁恭奔降晉主李克用克用平幽州請命於唐拜盧龍節度使

好驕奢貪且暴無比凶人

築宮館大安山勞民害衆

聚紅妝藏外道鍊藥銷兵

仁恭幸世多故驕奢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絶築宮館於其上窮極奢麗選燕美女實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爲錢悉歛銅錢鑿山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　大安山在順天府房山縣北

不孝子劉守光私通愛寵

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害胞兄囚親父梟獍其心

梁太祖遣李思安擊仁恭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山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部將李小喜攻大安擄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兄義昌節度使守文聞父被囚乃集將士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誓與諸君討之乃率兵至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合契丹吐谷渾之衆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諸兵皆潰守光又囚之別室使人殺之義昌軍名今河間府滄州盧臺故城在河間府青縣衛河西南岸周迴三十二里玉田縣名屬順天府薊州

黥手面定霸都二十餘萬

調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 按此乃仁恭事今作守光事疑悞

存勗存勗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朱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　義武今眞定府定州昭義今潞州振武今大同府天德亦屬大同

既得志受王封心無厭足

殺諫臣稱皇帝鬧了三春

初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至是表曰晉王等推臣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州不足平矣梁亦知其狂愚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有司曰此天子之禮尚父人臣耳守光怒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獨不能帝一方乎乃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梁晉使者於獄置斧鑕於庭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割而啖之遂自稱大燕皇帝凡三年而亡

末郊天存勗來生擒父子

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屢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請和語甚卑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耶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守光益窘登城呼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晉王單騎抵城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勿降是夕小喜踰城降具言城中力竭晉督諸軍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將奔滄洲迷失道爲人所擒送晉軍晉王執其父子以歸 祁溝今易州涞水縣岐溝鎮是

一家兒都做了血死猖神

晉王至晉陽仁恭父子曳以練縶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先斬小喜守光乞哀二婦李氏祝氏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械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梁太祖時拜清海節度使乾化中進封南海王清海軍名今廣東廣州

弟劉巖有異相據廣稱尊

巖隱之弟巖母段氏初生巖於外舍嫡母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巖至將斬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鎮南海巖爲副使隱卒巖代立梁末帝悉以隱官爵授巖龑封南海王後巖稱帝於廣州國號越尋改號漢

白龍現造奇文龍天作龑

巖更名涉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

自矜誇窮奢侈寶殿珠宮

龑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凡宮殿悉以金銀珠翠爲飾窮極奢麗又性好矜誇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

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

心慘酷恣淫刑蛇牢水獄

龔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縱頑民沿海道擄掠商人

縱衛士入海掠商人金帛以恣其奢侈其後子孫皆效之

用宦者掌朝綱扶持後嗣

恐朝臣難倚靠各顧兒孫

龔末年尤猜忌以朝臣皆自有其家室各顧子孫不能盡忠於後嗣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專委政於宦者由是宦者大盛

子劉玢懦無能遭逢乃弟

劉弘熙乘酒醉拉殺宮門

輔政玢驕奢不親政事常猜諸弟弘熙欲圖之乃盛
飾聲妓娛悅其意玢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祥
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疆等五人習手搏以獻
玢宴長春宮以閱之至夕大醉弘熙使
道祥思潮等掖玢至寢門因拉殺之

既殺兄又殺弟劉晟自改

弘熙既弒玢而自立乃更名晟國中議論訩訩弟循
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
譖弘杲謀反晟令使者夜名弘杲弘杲知不免乃留
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
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
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把宗男都殺盡納女宣淫

晟殺弟越王弘昌鎮王弘澤及齊王弘
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於庭

生地獄活陰司刀山劒樹

晟設鑊湯鐵牀刳剔刀山劍樹等刑號曰
生地獄又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其刑不一

女侍中居左右進退公卿

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廷冠帶叅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與宦官林延遇等內外用事

勢將衰長歎息一身難保

晟聞周世宗平江北遣使入貢爲湖南所隔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再相傳其子鋹一樣凶人

晟卒子鋹立宦官陳延壽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於是亦殺其弟桂王璇興等

求仕者下蠶室纔方任用

鋹任用宦官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貴顯用事之人盡皆宦者謂士人

起疑心下毒酒鴆殺朝臣

鋹猜忌臣下凡意所稍疑者多以鴆酒毒殺之

樊胡子假玉皇帳宣禍福

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内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宦者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天上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鋹皆信之

龔澄樞專國政將帥離心

以玉清宮使龔澄樞爲内太師軍國之事咸取決焉澄樞重斂苛刑肆爲殺戮由是人不自保將帥離心

宋太祖憫窮民興兵救命

初宋太祖獲南漢内侍韓延業具言其主奢淫苛虐太祖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南唐主煜爲書諭鋹降鋹囚煜使者乃遣潭州防禦使潘仁美伐之

潘仁美入城來一鼓而擒

鋹聞宋師至遣龔澄樞等禦之仁美師次白霞澄樞望風遁還遂克韶賀連桂四州又進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鋹遑迫遣其弟祥王保興詣仁美降不納澄樞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仁美次白田鋹出降送至汴宋封爲恩赦侯

四代兒不仁君南蠻惡物

南漢自龑至鋹凡四主

五十年磨滅了多少生靈

龑自梁貞明三年稱帝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五十五年

北漢主乃劉崇漢高親弟

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知遠即位崇爲太原尹

并河東節度使子號湘陰

隱帝時崇爲河東節度使隱帝被弑崇欲起兵南向聞迎立其子武寧節度使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後郭威廢贇爲湘陰公而自立

周郭威兩弑君懷讐結憾

郭威弑君結憾註見本卷死荒村弑劉贇攻北漢句下

據太原稱漢帝要併乾坤

崇聞湘陰公被弑乃慟哭遂即位於太原國仍號漢凡據并汾忻代等十二州即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

倚仗着大遼家兵威國勢

契丹主聞崇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遺承鈞書崇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許之崇遂致書稱姪如契丹乞兵

動干戈興士馬虎鬬龍爭

契丹遣蕭禹將鐵馬萬騎及奚契丹五萬崇亦自將二萬會兵伐周

高平敗乘黃騮雕窠走免

高平之戰註見本卷斬樊能句下初契丹主以黃騮報聘至是戰於高平大敗崇獨乘黃騮自雕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道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

金飾廐三品料自在將軍

崇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歸天去子乘家追稱世祖

崇卒子承鈞立是爲孝和帝始立七廟於顯聖宮追稱崇爲世祖

孝和帝善維持保土安民

承鈞性孝謹既嗣立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儲人叫兒皇帝不敢高聲

承鈞遣人奉表於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之爲兒皇帝

用僧道理朝綱因循歲月

初燕主劉守光死其子繼顒削髮爲浮屠後居五台山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承鈞拜爲鴻臚卿累官至太師中書令棣州人郭無爲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爲道士隱抱腹山承鈞内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名之遂以爲相

美言詞尊趙宋暫免交征

宋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汝無所閒何爲困此一方人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世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終其世不加兵

無後嗣靠誰人承家繼統

外甥兒收拾做義子螟蛉

營卒薛釗初妻崇女生子繼恩釗死崇女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與崇女俱卒二子幼孤崇以承鈞無子命養二甥爲子

薛氏子名繼恩登朝兩月
侯霸榮行簒弑命掩泉扃

承鈞卒養子繼恩立繼恩乃薛氏子而沙陀劉氏之祚亡繼恩在位甫兩月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繼恩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

郭無爲用朝典立誅奸黨

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誅其黨初承鈞語無爲曰繼恩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爲不對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發故霸榮之弑人皆以爲無爲之謀亟殺霸榮以滅其口

可鹽元承乃立宋主來征

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等分道伐漢

烏紗帽縞素衣城臺納表

潘美等屢敗漢兵築長連城以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宋太宗自至太原督戰益急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太宗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釋之名使升臺

受官封一塊土老在彭城

宋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至宋太宗淳化二年卒

按前史閱興亡浮漚起滅

是和非長共短記載分明

有德行好君王無多幾位

惡神煞無道主禍亂縱橫

救濟生靈須聖主　保全民命靠英雄
　何時一點天瓢水　洗盡中原戰血紅
千古傷心舊事一場談笑春風殘篇斷簡記英雄總爲
功名引動　箇箇轟轟烈烈人人擾擾匆匆榮華富貴
轉頭空恰似南柯一夢　西江月
　功名到底成何用　夜宴終須有散場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成都楊　愼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别麓註　孫坦熊男祥校

第九段　說宋遼金夏　蝶戀花

簡盡殘編幷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有限到頭落得空長歎　富貴榮華春過眼漢主長陵霸主烏江岸早悟夜筵終有散當初賭甚英雄漢

詩曰

賭勝休嫌力不加功名富貴眼前花千年田地八百主守到如今有幾家

鐵甲將軍夜過關馬蹄到處骨如山氣高無奈烏江阻色重方知蜀道難長夜酒能滄社稷瓊林富不救飢寒若將四堵墻推倒海宴河清日月閒

筆底詩詞成笑語閒中今古要知聞書生靜坐寒窗下永夜挑燈素用心看盡殘編和斷簡叅同往古共來今鋪張短話成長話褒貶前人勸後人耳聽忠良增感慨情關孝義長酸辛斬釘截鐵言詞壯畫虎描龍圖樣眞萬壑風生因虎嘯九天雲起爲龍吟龍吟虎嘯誇爭戰鳳舞鸞歌慶太平細撥氷絃調玉軫勝聽檀板醉紅裙知音達者同高會收拾新詞佐酒巡

話說五代史并晉號十一國僭帝僭王者四十一人中

間全身壽考者二十人吳越錢氏占了四位其餘皆死於非命可見世衰道微三綱不明九法淪斁又有甚於五胡亂華之時者午會至此已過三分之一陰日盛而陽日消生靈不幸天地有所不能維持唐明宗焚香告天願早生聖人宋儒信之謂宋太祖生於夾馬營上應天象後來果能消蕩群雄混一華夏然中間又有未必然者當在智人君子辨之且說

北宋者太祖趙匡因陳橋兵變受周朝幼主讓位稱

大宋

太祖皇帝建隆　乾德　開寶　在位十七年傳之乃弟

太宗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傳

真宗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在位四十三年

英宗治平在位四年　神宗熙寧元豐在位十八年

哲宗元祐紹聖元符在位十五年　至　徽宗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

重和宣和在位二十六年　欽宗靖康在位二年　金人內

犯二帝北狩康王南渡建都臨安是爲南宋

高宗建炎紹興在位三十六年　無子立太祖六世孫偁之子

伯琮爲子是爲

孝宗隆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七年　孝宗傳

光宗紹熙在位五年　寧宗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

三十　理宗寶慶紹定端

定在位四十年　度宗咸淳在位十年

恭宗德祐在位九年　端宗景炎在位三年

帝昺祥興在位二年　南北宋凡十八帝共享國三百一十

七年天下歸於大元

中間有遼金西夏元朝四家交征合戰起滅紛紜到底

不是一統識者自知

大遼者原是契丹胡人唐末耶律阿保機占據幽燕號

太祖皇帝神冊天贊天顯在位二十年　傳至子德光改號大遼

國是爲　太宗皇帝會同在位二十一年

傳之　世宗天祿在位四年

穆宗應曆在位十八年　景宗保寧乾亨在位十四年

聖宗統和開泰太平在位四十六年　興宗重熙在位二十三年

道宗清寧咸雍大康大安壽隆在位三十九年

天祚帝乾統天慶保大在位二十五年　宣宗天福　凡十主共二百一十年宋徽宗時被其部屬女直酋長阿骨打所滅

大金者本遼之部屬酋長阿骨打起兵滅遼國號金是爲

太祖皇帝收國天輔在位七年傳之

太宗呉乞買天會在位十三年又克宋傳

熙宗天眷皇統在位十五年　海陵王天德貞元正隆在位一十一年　世宗大定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明昌承安泰和　衛紹王大安崇寧

宣宗 貞祐 興定 光元 在位一十一年

哀宗 正大 天興 在位十年 末帝 凡十主共一百一十九年元朝太祖滅之

西夏者乃拓拔氏自宕項於唐貞觀中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爲夏州節度李彝昌叔父仁當弟李彝超李彛興李光睿李繼筠李繼捧李繼遷至繼遷立國宋太祖時歸降賜名趙保吉其子德明嗣之至宋仁宗時德明之子元昊一名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戊寅寶元元年稱帝號大夏

景宗 天壽禮法延祚 在位十一年 傳

英宗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成都 拱化 在位十九年

惠宗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禮定 在位十九年

崇宗 天義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在位五十三年

仁宗 大慶 天盛 乾佑 在位五十三年　桓宗 天慶 在位十二年

襄宗 應天 皇建 在位五年　神宗 光定 在位十二年

獻宗 乾定 在位三年　末王南平王 在位二年 凡十

主共一百九十年元太祖滅之

西遼者契丹耶律大石因大遼滅亡乙巳年建國稱帝於起兒漫又遷於虎思是爲德宗皇帝在位十年因子幼其后蕭氏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六年而卒子夷列即位是爲仁宗又十二年卒其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太后又十五年弒其夫蕭朶魯卜其

夫之父斡里剌討而誅之立仁宗子直魯古改元天禧

在位三十四年因出獵爲乃蠻屈出律伏兵擒之而西

遼遂亡計所傳

德宗 延慶 康國 [illegible]后 咸清 仁宗 紹興

承天后 崇福 天禧帝 天禧 凡五主共七十一年而滅

此四國者與宋相參分據四海非一統之天下也今將

四國大略寫入詞文

五代史運將衰中原粉碎

漢劉崇因雪憾鐵騎南征

註見前八卷北漢主虎鬬龍爭句下

宋太祖事周朝官封點檢

趙匡口涿郡人仕周官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口代之及周恭帝立加匡口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後篡周即位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廟號太祖

領三軍搪北漢出掃邊塵

鎮定二州言北漢主承鈞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口帥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内廷宴然不知及兵變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范質等聞變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范質字文素宗城人

感天象動日光陳橋兵變

大軍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口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明旦兵變立匡口為天

應雲龍登寶位南面稱尊

通遠軍使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匡口微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嘗倚父勢侮之一日謂匡口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俄化龍飛騰東北去是何祥也匡口不對後辭去紫雲漸散至是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

即位後便施仁諸州賑貸

太祖甫即位首遣使分賑諸州宋史斷曰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武成廟除白起溪惡傷生

初唐肅宗追贈呂望爲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爲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至是太祖幸武成王廟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象

討南漢定西蜀八方拱手

太祖命潘仁美討南漢主劉鋹註見前八卷憫窮民句下命王全斌討後蜀主孟昶註見前八卷王全斌句下

取江南朝吳越四海來賓

命曹彬下江南唐主煜出降註見八卷曹彬句下吳越王錢弘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留兩月遣還賜以黄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弘俶章疏也弘俶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顔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廟堂間文用著能謀趙普

趙普事太祖初爲書記剛毅果斷以天下爲已任太祖嘗微行至其第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凡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選練禁兵立更戍之法皆普之謀也太祖以普同平章事後再相太宗拜太師太宗曰普能斷大事盡忠

邊關上武用著不殺曹彬

曹彬先仕周爲河中都監後歸宋太祖令從王全斌等伐蜀及蜀平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諸將多收子女玉帛彬槖中惟圖書衣衾太祖賞彬特優以爲宣徽南院使尋遣彬伐江南圍城中每緩師不迫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惟冀煜自歸命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及江南平太祖以彬爲樞密使從征太原封魯國公彬位兼將相有功不伐仁恕清慎爲宋良將第一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封魯公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勸藩鎮解兵權君臣定體

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典禁衛兵一日晚朝與守信等酒酣太祖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問故太祖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乞罷典兵後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太祖晏於後苑酒酣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諸節度使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晏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誡行兵毋殺掠遠近蒙恩

命曹彬下江南將行太祖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曰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石賑邮

遵母命保家邦惇行孝友

皇太后杜氏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福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殂乃封弟光義爲晉王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

把龍牀傳乃弟不負其心

太祖奉太后遺命卒傳位於弟光義

怎承望壽將終人遮燭影

李燾云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

哭啼啼同富貴就裡難明

初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名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思往日順天心不當至此
善施爲惡報應萬古疑心

邱瓊山曰太祖太宗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按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旦太宗入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桱作私史乃云遥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爲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原其說出於李燾之長編燾又據湘山野錄而刪潤之野録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桱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是則啟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啟二子之注者燾也　李燾字仁甫眉山人累贈溫國公

人瞻仰太平年雲開見日

當五代時中原粉碎塗炭生靈人心想望太平久矣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喜延接方士嘗遇異人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答曰公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陰自訪見太祖英表問其歲在亥勲位漸隆傾身親附後果如言

巧稱呼堯讓舜總是虛名

宋史以宋受周禪比之堯讓舜焉

瞪著眼欺負人孤兒寡婦
昧著心瞞不過君子仁人

鄭伯乾曰宋太祖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際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匡義授謀趙普協力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不覺眞情之發露也又況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言不能昧乎天理哉

宋太宗美天姿龍行虎步

太祖崩弟晉王光義即位更名炅是爲太宗陳摶對宋琪等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太祖亦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福德非吾所及也　陳摶字圖南眞源人自號扶搖子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

敗遼兵平北漢際會風雲

帝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伐北漢王劉繼元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進遇敵烈等渡澗迎戰進薄之遼兵大敗敵烈等皆死美等遂圍太原帝自將督戰北漢主出降

鑒前史退中官朝綱整治

中書欲除宦者王繼恩爲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以繼

采直言薄稅斂政教修明

乾元文明殿災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刑罰不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不謂之太平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煩則依從者少帝皆嘉納之帝賑飢蠲逋省稅薄斂其時政教修明庶幾有道之主矣

田錫字表理

堪恨處奉先兄曾承顧命

帝奉太祖時承杜太后顧命有帝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之語

殺德昭貶廷美痛憾人心

太祖子武功郡王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宋史斷曰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 貶廷美註見下廷美即光美

金匱裏一緘書難容再誤

初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命太祖傳位光義光美及德昭且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後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表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匱及帝即位盧多遜等毀之謂普初無立帝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遂備道預聞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乃封普梁國公時廷美以德昭死不自安禹錫又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普諭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罷秦王爲西涼留守普又以廷美居西涼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香烟中四箇字得罪神明

趙普久病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宫醮謝道士姜道元爲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功臣奈何寃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普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竟不起

朝登極暮改元何其急躁

帝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太祖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劉保齋曰太宗即位至是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原始要終大惡之歸曷逭焉

嫂后喪不成禮怎愜人心

太祖后宋氏崩權殯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當毋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悦坐謗訕貶滁州　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偁音稱

宋眞宗恰稱尊蕭娘犯境

太宗崩第三子元侃立更名恒是為眞宗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軍遂抵澶州

寇萊公扶主上御駕親征

時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平章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問準準曰陛下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平章畢士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名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問準準曰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彼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遂次澶州　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封萊國公謚忠愍士安字舜舉又字仁叟雲中人

蕭撻覽箭下亡契丹奪氣

契丹圍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禦之會有自

將張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撻覽死焉撻覽有機勇所
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衂欲引去而
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遂爲和議

黃羅蓋數十里萬歲呼聲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驆寇準
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
取威決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即麾衛士進輦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
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契丹氣奪

和北虜罷行營生民樂業

契丹遣使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利用還言
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
廷之體固亦無傷寇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
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
事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
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
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

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修禮
事帝引兵北歸自是而南北弭兵準之力也帝以契
丹講和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
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
儲蓄由是河北民得
安業皆士安之謀也

王欽若進讒言城下羞盟

寇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爲
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
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
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
所有出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準寖
衰遂罷準知陝州　古
澶淵唐澶州今開州

興異說降天書誇張海内

帝深以澶州之盟爲辱怏怏不樂王欽若進曰惟封
禪可以誇四海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
得前代常有以人力爲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

可乎欽若曰臣請諭以聖意宜無

日黽勉從之帝因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　王旦字子明贈魏國公謚文正堯叟字唐夫謚文忠

封泰山祠后土多享昇平

王旦五上表請封禪帝乃以旦為封禪大禮使以得天書於泰山帝乃封泰山禪社首又祀后土於汾陰大赦

玉清宮寶符閣紛紛繼作

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而成

制度宏麗帝親謁宮奉
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朝元殿延恩殿聖祖頻臨

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官者劉承珪以聞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設六位以候是日於延恩殿見聖祖至俄有六人至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後享玉皇於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奏獻天書於朝元殿

玉釵卜金錢賜晚生儲嗣

帝得子甚晚時後宮李氏生皇子受益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左右取釵以進殊

資善堂設王友就學堪稱

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　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封鄧國公遵度字堅白江陵人

名寇老拔眼丁民謡怨望

寇準復入相與叅知政事丁謂有隙謂力譛準罷爲太子太傅尋貶道州司馬凡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京師謡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名寇老

賴王曾扶末路正色朝廷

帝末年以丁謂同平章事以王曾叅知政事及帝崩太子年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謂尤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

宋仁宗奉嫡母垂簾聽政

眞宗崩遺詔劉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即位原名受益是爲仁宗尊劉后爲皇太后太后與帝五日御承明樓垂簾聽政凡一十二年

尚寬慈存節儉救濟流民

帝恭儉仁恕敬天勤民置寬恤民力司減畿內之稅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宴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因內寵貶中宮過聽謬語

時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皇后郭氏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平章呂夷簡夷簡有恨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乃廢爲淨妃出居瑤華宮　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欠斟酌無遠慮黜降賢臣

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使内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等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仲淹等皆知遠州　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封鄭公謚元獻

夏國主李曩霄乘時入寇

時李曩霄稱帝於夏州入寇保安軍又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皆戰沒

據西河連北虜小樣三分

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凡三十一州結連契丹是時遼夏割據宋室已非一統

范龍圖寒西賊胸蟠兵甲

初范雍知延州爲夏所敗至是以范仲淹爲陝西招討使副使兼知延州敵人相誡曰無以延州爲意今

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後分陜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仲淹知慶州曩霄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閲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後專以韓琦仲淹爲陜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仲淹字希文追封楚國公謚文正吳縣人其先隨母適朱名朱說

狄天使破南蠻凱奏金鉦

樞密副使狄青初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敗時廣源州蠻儂智高反以青爲荆湖宣撫使討之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智高還守邕州青擢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

嶷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數使勸勞座客至
曉未敢退忽有馳報者曰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
關矣將近邕州賊方覺青大破之智高焚燒城遁去
廣南悉平

慶曆中衆賢人如茅斯拔

帝改元慶曆國子監直講石介樂善嫉惡時韓琦范
仲淹等爲樞密副使帝召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
修等交章論竦姦險乃罷竦而以杜衍爲樞密使介
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與蔡襄並爲諫官竦既拜復
罷之因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
姦之去如距斯脫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封魏國公
諡忠獻石介字守道泰安人號徂徠先生杜衍字世
昌山陰人封祁國公諡正獻蔡襄字君謨諡忠惠

歐陽子起八代變怪時文

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歐陽修遊隋州得唐韓愈遺
藁讀而慕之苦心探賾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
然師之至是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恠奇澁之文號
太學體修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

倏修晨朝羣聚詆之然文體大變八代之衰以起焉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在滁州作醉翁亭號醉翁時號清白

宰相贈兖國公謚文忠

任開封比河清閻羅包老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至是知開封貴戚宦官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包拯字希仁廬陵人謚孝肅

宰端揆驚遼使潞國文公

以文彥博司平章事後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封潞國公謚忠愍

黒王公任樞密軍容肅整

王德用初知樞密院事狀貌雄毅面黑言者論其貌
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樞密乃罷之會乾元節
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
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與契丹使者耶律防射於玉
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
得人矣德用本將家子寬令嚴肅又善以恩撫下
屢臨邊境未嘗親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雖婦
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德用趙州人

富鄭公却獻納夷狄馳名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劉六符等來求關南
地帝遣知制誥富弼報之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弼往反覆曉以利害契丹主大悟諭弼使還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歸其遂以誓書來弼還白
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弼至契丹
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
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
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
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
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
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
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

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樞密使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和好復定弼名聞夸狄每遼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謚文忠

中夜裏惜燒羊存心不忍

帝嘗中夜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宣索帝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啟無窮之殺乎

通天犀出和藥救療生民

京師疫帝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碎之

薄征徭省刑罰弢兵不用

帝薄賦輕徭凡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帝尤不輕用兵北使言高麗職貢疎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

四十年恩澤厚果是仁君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深恩厚澤洽於民心及崩雖深山窮谷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史臣曰仁宗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濮王子韓琦輔政

仁宗無子初育太宗曾孫濮安懿王允讓子宗實於宮中以知宗正寺時韓琦爲首相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

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帝崩即位是爲英宗

撤垂簾貶内侍母子如初

帝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

者莫不流汗後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古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由是母子如初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守忠離間之罪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至廷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即刻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趙槩字叔平虞城人謚康靖

禮大臣好儒術稽古治

帝優禮大臣愛民好儒司馬光呂公著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帝遂詔日講經筵每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　呂公著夷簡之子字晦叔封申國公謚文正

凡裁決出意表傳頌彰聞

帝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

爲私親立園廟群爭築舍

歐陽子主濮議被繫純仁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爲案上奏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其失非細宜如珪等議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亦引義固爭以爲珪等議

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等共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於大理並乞正韓琦附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誨等皆罷修亦以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王珪字禹玉萬州人封岐國公謚文恭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號涑水先生贈溫國公謚文正大德五年父守光州生公故名光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謚忠文呂誨字獻可純仁字堯夫仲淹子追封許國公謚忠宣大防汲縣人後家藍田字微仲

宋神宗勤且儉勵精求治

英宗崩太子頊立是爲神宗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立意興利除弊焉

天津橋啼杜宇禍亂將興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北

用新法改舊章勞煩百姓

帝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問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帝深納之安石因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乃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以呂惠卿等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而百姓始不勝其勞煩矣御史中丞呂誨疏言安石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封荊國公謚曰文劉晏字士安曹州人

王安石性執拗貶竄朝臣

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仁宗朝除知制誥終英宗

之世被召未嘗起帝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爲帝稱揚之帝由是想見其人即位即召之俾知江寧府即名爲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即令叅知政事議行新法中外皆以爲非羣臣力疏其害韓琦疏請罷提舉官依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曰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帝遂以爲然安石持新法益堅驅逐異已滕甫以見忌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甫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劉述劉琦等六人以疏奏忤安石而坐貶韓維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修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由是范鎮等皆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蘇頌等落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張戩李常諸人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先是呂誨謂司馬光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後帝問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曾鞏字子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

司馬光蘇軾輩紛紛外出

司馬光求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
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
黜但欲苟全素履乃出知永興軍蘇軾自直史舘召
見問政令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
太銳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
便上疏極論安石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
慈聖曹后一日見帝不悅問其所以帝曰廷臣有謗
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曹后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
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
子孫用帝色漸和始有黃州之謫　蘇軾字子瞻號
東坡居士眉山人謚文忠弟轍字
子由號潁濵又號欒城謚文定

呂惠卿韓絳等箇箇誇能

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
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
惠卿而已薦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
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不聽
安石又薦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
臣見安石所諫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時
中外皆言新法不便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
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

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後安石罷相知江寧因薦絳與惠卿自代乃以絳同平章事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眞州今揚州府儀眞縣泉今福建泉州府孫叔敖名饒

農商困怨嗷嗷路盈械鎖

新法既行征斂苛急甚至身被械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愁苦怨恨之聲盈道路韓琦言農者歎於畎畝商者歎於道路有上安石詩者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

天人怒變彰彰不足關心

時災異屢見帝減膳撤樂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所致又久旱帝憂形於色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知開封府韓維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安石曰此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安石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而爲之張置官吏也惟陛下獨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每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韓維字持國靈壽人

監門繪流民圖立時大雨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身披鎖械猶負賣償官監安上門鄭俠乃繪爲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罷王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不能寐翼日令罷青苗免役凡十八事民間讙呼是夕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外間始知所行之由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如故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

議疆事七百里地畀遼人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寢入蔚應朔三州界使蕭禧來議疆事乞行毀撤別立界帝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議之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大黄平三議不能決遼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遼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遼復遣禧來致圖書以忱遷延爲言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復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命以画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分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禧復來議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遣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界遼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蔚應朔三州今俱屬大同府天池今朔州燕京山上有天池汾水出焉

原初意求富強輕前制度

帝即位之初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及王安石進用遂專以理財爲主引用呂惠卿等頒行新法國子監范純仁言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不聽太后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亦不聽

畢竟是福建子誤了金陵

安石執政六年天下怨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流進安石不自安力求

去位乃罷知江寧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得志忌安石不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安石怨之韓絳在中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安石承命倍道七日至汴惠卿尋罷安石再相年餘屢謝病求去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呂惠卿福建人安石深悔爲惠卿所誤也劉摯疏言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宋哲宗尊太后女中堯舜

神宗崩太子煦即位是爲哲宗年十歲尊英宗后高氏爲太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召用司馬光等盡用故老名臣罷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一眨眼調官家另一番人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及崩帝親政羣小遂力排太后時事純

仁等皆罷而章惇呂惠卿等復大用矣

洛蜀朔朋黨與衆賢相厄

時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崇政殿說書程頤爲首頤門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爲輔蜀黨以翰林學士蘇軾爲首殿中侍御史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尚書右丞劉摯及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俱不平其黨互爲攻訐不已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乃各爲朋黨以相訾議程頤註見後諸大儒句下光庭字公掞劉摯字莘老東光人謚忠肅呂陶成都人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謚忠定

用調停延匪類二蔡章惇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二蔡章惇註見下

倡紹述報私仇端人貶錮

侍郎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爲相帝乃復惇官召爲尚書左僕射又召蔡京爲户部尚書惇專以紹述爲國是引用其黨蔡卞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時天下疾之有二蔡二惇之謠其一則安惇也三省言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爲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遂追貶著光及韓維傅堯俞孫固胡宗愈等又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又錮摯燾等子孫於嶺南一時端人正士貶竄殆盡　堯俞字欽之宗愈字完夫晉陵人謚修簡奉世字仲文

廢賢后詆擅國陰斥宣仁

初宣仁爲帝立皇后孟氏因語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劉婕妤有寵與后有隙會后養母爲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與婕妤内侍郝隨搆獄

廢后爲仙師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欲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惇與蔡卞猶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太皇太后高氏謚宣仁聖烈皇后原居崇慶宮高太后名滔滔

無子嗣弟端王承家即位

哲宗無嗣及崩向太后立皇弟端王佶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捷錄曰哲宗不善之積已至乏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況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宋徽宗因弄巧國祚凋零

端王立是爲徽宗帝輕佻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國勢微矣

仍用著奸佞臣蔡京王黼

時蔡京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與之遊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帝由是屬意用京復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尋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命之曰神宗創法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作相四月之中焚元祐法復新法立黨人碑廢孟后其紹述熙豐更甚於章蔡矣王黼美風姿有口辯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後陰附於京京德其助已歲中三遷後以爲少宰寵傾一時與蔡京子攸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攸黼則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襍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後爲少師太宰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帝每幸京黼二人第焉

更信任閹寺輩童貫師成

帝信任宦者童貫令置局製御器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

諸色匠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復命監洮西軍復湟州又以爲熙河蘭皇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後以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又封爲廣陽郡王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寘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師成善逢迎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襍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辯至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

鑄九鼎運花石尊崇道教

命方士魏漢津鑄九鼎及成安於九成宮帝受賀初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人以爲北方致亂之兆帝垂意花石蔡京諷蘇州人朱勔密取淅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承局於蘇州命勔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又篙工舵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以目方士林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

王者上帝之長子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籙宮帝自幸之令靈素講道經每設大醮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建宮觀徧天下托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加靈素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崇寧三年鑄九鼎爲殿名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象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政和七年又鑄九鼎各有名置神霄殿人但知九鼎而十八鼎之名惟閒居錄紀之

狐妖興黑眚見怪異縱橫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黑眚見於禁中初元豊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

之所及腥血四洒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夸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犭雷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猻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犭雷來俱扃戶徽宗亦避之時或往諸嬪妃榻中垂以手撫之亦溫煖將曉自榻滚下而去罔知所在

遊市井串花街結心楊戩

好風流稱浪子專喜微行

前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再三歎訝繼而生帝所以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李王見藝祖時典故世謂帝即江南李王也蔡攸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勿徒自苦帝遂數爲微行時乘小輦出入廛陌之中市井娼家無所不到內侍楊戩以逢迎得幸尤垂意花石禽鳥新作延福宮皆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自冬至後即放燈至上元乃罷蹋毬打彈競事風流章惇嘗言帝浪子耳一日帝與王黼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帝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

徽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民力窮盜賊與宋江方臘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旬日衆至數萬陷睦婺歙處衢杭盧等州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

婦生頷男子孕災異流行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疎秀宛然男子特詔賜度牒爲女道士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其父入都持示人日得數緡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亦兆寇之警與又有賣菜男子孕而誕子災異迭見皆爲禍之讖也

李良嗣浮海來起兵北伐

時童貫復洮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有燕人馬植仕遼至光祿卿行汚不齒於人貫使至盧溝

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啟之恐非中國之利不聽會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金報書曰所請之地今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復遣良嗣使金議夾取燕雲金主謂良嗣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趍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使勃菫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政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於是以貫爲撫軍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　洮州今陝西臨洮府洮州衛盧溝今北直盧溝橋即桑乾河登萊今山東登州府萊州府古北口今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

郭藥師爲向導惹動番兵

先是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帝禮遇甚厚令同知燕山府事後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内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

入寇陷滄薊州藥師遂以燕山叛降金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涿州薊州俱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

粘沒喝下太行大河失守

金將粘沒喝引兵自雲中南下陷朔代州進圍太原幹離不復盡取燕山州縣帝乃召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廸吉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兵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太行山跨連數省據平陽府絳縣志云西北諸山皆其支脉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屬大同府代州屬太原府

宋欽宗承内禪勉強支撐

帝以金師日廹意欲内禪避兵東幸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豪傑翌日敏具以綱言白帝帝

即名綱入議綱請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
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傳位太子是爲欽宗尊徽
宗爲教主道
君太上皇帝

罷李綱謝金人登聞撾碎
劫營輸魂膽落括獻金銀

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幹離不軍圍汴城綱禦
之斬獲百餘人金知有備乃退遣使議和帝名羣臣
議之李邦彥主割地請和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李梲使金軍幹離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
百萬兩銀五千萬兩尊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地以宰相親王爲質梲遂與金使蕭三保奴
等來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
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
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不若遣辨士姑
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
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
久邦彥不可綱不能奪及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
以張邦昌爲計議使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會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入援綱

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扼河津絕餉道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方發金侯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綱帥諸將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卻遣使王汭責用兵違誓之故汭至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讙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擲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用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諡忠定師道种世衡孫字彝叔平仲字希晏

种師道良計策棄而不用

初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請緩給金幣俟彼惰歸

扼而藏諸河李邦彥不從後幹離不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師道又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亦不許師道曰异日必為國患後金師再至城陷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

偏信靠妖邪說六甲天兵

尚書右丞孫傅聞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帝信之以京為成忠郎使自募兵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君或言金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後金攻通津宣化門趣京出師城中延頸於宣化門立俟捷報俄頃賊兵兩翼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隋護龍河釣橋已尸積不可拽城門急閉賊師鳴鼓振旅鐵衣滿野皆沿城而上城遂陷京既敗遁沿途稱撒豆成兵以惑衆逃之襄陽為張思正所誅

上降表割兩河衣冠魚肉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粘沒喝陷京城都民欲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帝命尚書右僕射何㮚

請成粘沒喝曰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並邀帝出盟帝乃如青城粘沒喝軍奉二降表過北其畧云三里之城遂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粘沒喝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易負罪二字爲失德帝不得已皆從之帝留二宿乃還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兩河民皆堅守不奉詔胡致堂萬言書曰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黥首爲肉爲魚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崇安人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論語詳說及論史管見

玉乾坤金世界父子遭擒

帝如青城金復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皆從惟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金主廢帝及上皇爲庶人初徽宗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至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青城營好打毬若水死節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金又邀帝至營帝復如青城吏部侍郎李若水從行至十五日方見粘沒喝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十餘日不止王宗沔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請俟打毬畢即還內士庶聞之各貼黃榜自宣德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祈晴並願車駕早還帝在金營不返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帝大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乃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若水洺州曲周人謚忠愍

五國城結果了昏德重昏

金以二帝北去金主廢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徙於五國城去金上京東七千里至高宗建炎五年上皇崩紹興二十六年完顏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　青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治

此原有隋所
建青城宮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上



